

# 伪洁癖总会长修理正义公厕 ——528报殇八周年

作者 / 林宏祥专栏 Jun 03, 2009 03:58:14 pm

【**荒城手记 / 林宏祥专栏**】时间，是最好的考验。

一个政党仗着权势，莫名其妙关掉白沙罗华文小学，然后用整个国家机关镇压一群手无寸铁的村民。2926个日子以后，败选的前议员要在镁光灯前俯下身冲水洗厕所；新上位的副教育长要交出钥匙让校门重开。这个政党用了八年，只为了坚持一个错误。

一个政党逆着民意，长驱直入收购原本是民营的南洋报业，进门就把眼中钉当成树桐喊话：“……不砍你砍谁？”（注一）。八年的时光，控制报纸却收编不了民意，最终把股权脱售给媒体大亨，用“优秀的中华文化”把本地中文报业铲为巴布亚西几内亚的森林。

八年以后，此党之魁用恶法绞勒在媒体的喉咙上，而自己必须面对媒体集团封杀的威胁。世界级媒体主笔自甘沦为老板的秘书，用社论替老板的伐木生意辩护；原本无法代表政党的副总秘书则大义凛然：总会长诉诸法律行动是为了广大民众的利益！

我不认为，这个社会有必要用一个又一个的八年，等看这样一场又一场的闹剧。就因为“马华公会不买，巫统会买”的逻辑推论、就基于抗衡“西方强势媒体”这个假想敌、就为了“发扬中华文化”的伟大使命，我们典当“一份陈嘉庚创办的《南洋商报》”，去换取一份“越来越国阵的《星洲日报》”。

今年的528报殇纪念日，我本已不想执笔再写些什么；对我而言，马华公会一日不开除马汉顺，什么不会“姑息养奸”的强烈措辞都只是“婊子论贞操”的伪道德；一家世界级媒体在封底内页挖个文字公厕，撒尿的、泼尿的，任由进出……

面对当下，我宁化为一个穿着黑衣在Old Town点杯咖啡乌的消费者，也没有闲情看伪洁癖的总会长抿着嘴唇、绷着下巴，修理尿沾一墙、尿洒一地的世界级文字公厕……

## 种因得果 咎由自取

手系佛珠者必悟“种因得果”的粗浅道理。我不是历史白痴，我当然知道他在2001年反对马华公会收购南洋报业的鲜明立场。唯安华不能一辈子诉诸“黑眼圈”的悲情——一个人人共享的光环，更不会永远照亮一个人的政途。他应该扪心自问——2006年马华公会时任总会长黄家定提出将南洋报业股份脱售给张晓卿时，身为副总会长的他，到底持什么立场？



他有没有在会长理事会议里发言？如果发言，立场是什么？他对外有没有表态，不转弯抹角、不咬文嚼字、不模糊扮高深——公开自己的立场是什

么？如果没有，原因究竟是什么？

是贪图广场里那几寸让他独白自语的小角落吗？是自认得罪不起四大报，担忧反遭封杀的下场吗？如果不是这样，请他告诉我。

从马华公会投资臂膀华仁控股子公司手中，承接南洋报业股份的世界级媒体集团，过去数年不都为这个当家不当权的政党涂脂抹粉吗？它旗帜下的评论人给逃离政治的“终生学习”背书、它的副总编辑在黄家定下台时，用《被误解的总会长》，铺上长长的文字红地毯……

对于第一大报在2009年5月5日之前，移至拍不到黄进发的角度摄影、或展现把黄进发从图片中“crop”掉的技巧（注二，下图），马华公会领袖过去没有一句话、没有一个字。如今，面对自己可能被移到角落、可能从图中被“crop”掉的风险，他道貌岸然地表示——不认同歪风。

过去用一个按键就把黄进发的影子抽掉的大报，今天让天涯剑客在《沟通平台》挥舞醉拳，继“飘洋过海到台湾北中南勉励穿黑衣抗议的留台生别活在哀怨之中”后，挑战排队为黄进发进警局的网络评论人为何不针对恶法而针对《星洲日报》。

身为选民、身为公民、身为读者的我们，看一场剧本写了八年的闹剧；而闹剧的结局，早写在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（WAMI）于2001年6月8日发表的文告里。



一个把手伸进媒体的政党，一个股权脱售给大亨时用手托着下巴的总会长、一个企图只手遮天的世界级大报——这些手在台前幕后交易、拗手瓜、握手……落幕。他们属意的结局，没让这个社会从此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这些手拉上闭幕帘的时候，还淌着新闻自由的血！

## 唯我是标准

摆在眼前的是，一个自诩“为华社权益敢怒敢言”的政党，一个自称“发扬优良中华文化”世界级媒体集团，“对着干”时，无关华社；“握手言和”时，也无关华社。独中统考文凭还是不受国家承认的一张纸、独立中学依然流亡在主流教育政策之外、华小师资继续短缺……奖学金名额，就别再提起了。

倘若我把标准提到“民主政治”、“媒体专业”来要求两者，这场闹剧不过是迟来的“一个马哈迪不能容忍另一个马哈迪”的华社版本。换句话说，一个翁诗杰，不能容忍另一个翁诗杰；一份《星洲日报》，更不能容忍另一份《星洲日报》。

翁诗杰代表什么价值？他搁在心中的那把尺，只用来度量别人。把话说得更白，你无法从他那把道德的尺上，找到标准——因为，他所谓的标准，就是他自己。【[点击：当道德是用来量别人的尺](#)】

《星洲日报》又代表什么价值、为媒体竖立什么标准呢？面对批评，它自哀自怜，消费“游走在钢索上”的悲情；然后反问你为何不用网络的自由争取更大的自由？倘若我举例网络媒体从业员过去锲而



不舍追问阿都拉何时废除《1960年内安法令》、在阿都拉记者会上质问何以清廉内阁容得下饱受贪污指责的纳吉，它则会说你自吹自擂，抬举自己。

你批评它自封的“马华评论第一笔”，它用一大堆形容词印证自己的“客观”，然后指你踩低别人捧高自己；但是他永远不要回答，谁踩着罢写评论人的尸体，在印刷媒体上发光发热？

它呼吁网络媒体去向当权者争取更大的自由，内政部去年以《内安法令》逮捕扣留《星洲日报》高级记者陈云清时，我们自认在原则上不退缩。然而《独立新闻在线》记者受阻采访新任首相纳吉公布内阁名单记者会，它扮盲、装聋、作哑——仿佛这样的报道，登一个字就要砍完整个巴布亚西几内亚的森林——环保意识突然高涨。往后，“纳吉打压新闻自由”在他面对面侧写的专栏里，就沦为“印象”，而不是政绩。

### 天涯剑客是谁？

因此，当下最大的问题不是跟没有嘴脸的“天涯剑客”纠缠，而是跟一个没有是非标准的世界级媒体集团论战！它以为告别“扮猫扮狗”骂人的岁月，换了个“天涯剑客”的匿名，就让文字变得更有侠气吗？



“天涯剑客”究竟是谁？他/她可能是副刊组里一摊油、可能是文教组里一泡尿、可能是冷气房里一撮黑色的胡子、也可能是恐怖分子就在身边的斑白胡渣；但这岂只是“天涯剑客”的问题？问题在于何以一份世界级中文报的编辑，可以允许这滩油、这泡尿、这堆屎、这撮胡子胡渣自由进出，连两毛钱都省下，就在文字公厕里任意地泼洒？

天涯剑客今年4月7日攻击网络作者时，林宏祥就是《独立新闻在线》记者；不过两个月，他要攻击马华公会的时候，林宏祥就从黄莉娥手中接下Voice网络台，间接成为翁诗杰的枪手。倘若“天涯剑客”是一个有身份证号码的读者，在两个月内指责同一个人时，身为一家世界级媒体的编辑，是不是该查证一下，而不是急于在988节目播出后不及12小时，就把这样的屎粪泼上封底内页右上角？

我当然尊重“天涯剑客”蒙面批评我的权利，也尊重《星洲日报》刊登“读者来函”的权利。如果这家世界级报纸真有一点廉耻之心、有最起码的专业底线，请纠正对我的错误资料。一、2009年4月7日的林宏祥，不是《独立新闻在线》记者；二、2009年5月29日的林宏祥，也不是Voice网络台主编。

上述资料纠正以后，天涯剑客倘若依然认为，林宏祥是马华公会甚至是翁诗杰的“枪手”，那就交由读者去判断吧。

### 结语

528报殇八周年——太多不可思议的闹剧、太多颠倒是非的自圆其说、太多臭气冲天的文字屎粪。如果坚持要我说些什么，我会说今天的闹剧，只能证明当初罢写人的决定是对的、证

明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八年以来的坚持是正确的。

这些有脊椎骨的个体及组织，让我们这些晚辈有勇气相信：有灵魂的人不需要害怕没有嘴脸的人，就像有阳气的人，不该害怕有阴气的鬼。没有嘴脸只有阴气的鬼，就让他继续在文字公厕里，阴魂不散吧！

注一：吕坚强著《报变96小时》，第13页

注二：图为黄进发在2009年4月28日于隆雪华堂与雪州议长邓章钦、律师梁卓经同台主讲“失衡的天平：谈民主宪政危机”课题时，《星洲日报》刊登的照片。

 林宏祥是自由撰稿人。